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1/PV.5
25 September 1986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第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9月22日星期一，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乔杜里先生 (孟加拉国)

嗣后：汤姆森先生 (副主席) (斐济)

— 菲律宾共和国总统科拉桑·阿基诺夫人阁下讲话。

— 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各位发了言：

蒂松先生 (秘鲁)

阿梅加先生 (多哥)

挪威王国首相格鲁·哈林·布朗德兰德博士阁下讲话

达纳巴兰先生 (新加坡)

马蒂森先生 (冰岛)

卡普托先生 (阿根廷)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3点45分宣布会议开始。

菲律宾共和国总统科拉桑·阿基诺夫人阁下讲话

主席：今天下午的大会首先由菲律宾共和国总统科拉桑·阿基诺夫人阁下讲话。

菲律宾共和国总统科拉桑·阿基诺夫人阁下在陪同下走进大会会堂。

主席先生：我仅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菲律宾共和国总统科拉桑·阿基诺夫人阁下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邀请她对大会讲话。

阿基诺总统：联合国有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许多国家的新的领导人同我今天一样怀着复杂的心情登上这一讲台。我们取得政权以实现联合国所代表的种种理想。我们从一个早已丧失了人民支持的政府的压迫和腐败统治下解放了我们的人民，恢复了人权。然而，同以前的许多领导人一样，我不得不说，我们是依靠自己取得胜利的。正是菲律宾人民以自己的力量在选举中不怕威胁，反对欺骗，又在别人窃取胜利的时候，以数百万计地成群结队走上街头夺回胜利果实。

事实上，当我国在一个肆意践踏我国人民权利的政府的统治下流血的时候，这一政府领导人的夫人还在这一讲台上虔诚地呼吁建立一个新的人道的秩序——当时正有数千名菲律宾人沦为政治犯——在那一专政政权行将垮台的最后几个月中，是世界各地的普通人民表达了国际的声援，他们坐在自己的电视机前，关注和欢呼我们的革命。

今年世界许多地区的人民正在为自己的人权而斗争。在这样的时刻，我认为，我们必须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才能提出切实中恳的意见。我想借此机会向世界各地被压迫人民介绍如何实现革命的亲身经历。

我的基本结论非常简单：一个国家的人民要自由，可以有效地呼吁实现联合国组织等机构建立的国际人权准则，但要最终实现这些权利，要赢得自由，就必须依靠自己。

联合国不干涉各国的内政。《联合国宪章》作出了这样的规定。显然，就

防止践踏国家独立主权问题而言，这一规定是明智的；但是，这也导致产生了虚伪，联合国大会的价值在于我们各会员国言行一致。我认为，这就要求我们在讨论其他国家的事务时表现出现实主义和关切，现实主义就是不要作出我们无法兑现的承诺。

我们应当承认菲律宾人民所学习到的东西：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被压迫人民自己的行动。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决不能允许那些口头上宣称某种行为标准，但却在国内另行一套的人利用这个讲坛。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联合国决不当成为只允许一种思想模式存在的、排斥其他思想的俱乐部。因为那样将会损害它最初的宗旨，即维护一个不甚完美的世界的和平。

治理一个国家可以有许多方法：但是对待人民却只有一种方法：即要体面地尊重个人的个性。只有我们这些担负领导责任的人都能够尊重我们的同胞和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寻求实现抱负的基本权利，我们才能够在联合国这里挺胸做人。

如果联合国打算以一种政治体制为标准来判断另外一种政治体制的话，那么，它将会丧失所有的目标。但是，如果联合国不注意各国政府是怎样对待他们本国人民的话，联合国也就变得毫无价值可言。我仅需要在这里回顾一下《联合国宪章》中的令人振奋的话。联合国是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如果它没有对人民尽责，那么联合国和它最腐化、最专横的会员国又有什么两样呢？既使是从对于各国十分突出的外交的角度来说，它也不能对国家应怎样对待人民的问题掉以轻心，否则也会不可避免地遭受风险和窘困的被动局面。

因此，作为一个今年已经达到自由和美好的国家的领导人，让我再次在这里重申，我们支持联合国竭尽全力维护的事业：即和平、自由、尊严和人类和睦。但是，也让我利用这个机会告戒那些被剥夺了自由和尊严的人们，不要依赖别人去实现自由和尊严。

我们知道，世界各国人民都在和我们一起战斗，这使我们菲律宾人民的决心更加坚定。在他们的电视和报纸上，他们在继续进行我们菲律宾人民所经历的斗争。

此外我们也知道，全世界都在争取我们曾为之而奋斗的各种权利；这些权利载于——请允许我提醒你们，这些权利并没有被葬送——联合国的各种公约之中。我们绝对不能抹煞这种国际支援的重要性。它有助于我们了解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是孤立的。

但是，即使是在《联合国宪章》的起草人断然拒绝承认干涉别国内政的权利的时候，他们也仅限于对各国政府之间关系的相互猜忌的现状作出反应。他们除此之外仅体现了一个人类希望在自己本国的土地上掌握自己命运这样一个具有更加持久意义的真理。

人民须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菲律宾人民已经了解了这样一个事实，而且他们对别人恩赐给自己的解放也感激涕零：在1898年，一次解放的成果被人很快地出卖了，在1946年，另外一次解放运动也很快毁之于一旦。但是现在，当菲律宾人民感受到了自己打碎枷锁的喜悦以后，我认为每一个菲律宾人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只存在着一种真正的解放。

只有内心向往主权，并在实际行动中为此而奋斗的民族，才能赢得并维护他们的独立与自由。这并非是一种悲观主义的结论，因为，此外我还相信，一个团结战斗的民族是任何政府所无法抵抗的。这样的政府可能拥有枪、打手和黄金。但是，正象我们在菲律宾所看到的那样，任何政府决不可能阻挡一个决心争取解放的民族。

因此，尽管联合国可能无法进入使被剥夺了主权和自由的民族获得其他国家所能够享受的这种基本权利的斗争之中，但是，它应当非常小心地避免成为那些压迫者的不自觉的伙伴。

我现在要具体地谈一谈本届大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道义问题：南非的局势。我为纳尔逊·曼德拉和他的妻子温尼以及所有的南非人民祈祷，我支持你们。曼德拉先生长期被囚禁在监狱中，与他的妻子和家人分离，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自己的丈夫尼诺依·阿基诺被囚禁的情况。

我国和诸如阿根廷——它的总统阿方辛最近访问了马尼拉——那样许多其他国家所得到的教训是，任何压迫的行为终将得到报应。人类的价值最终是不会受到蔑视的。它们不会在阿根廷受到蔑视，它们也不会菲律宾蔑视。人类的价值在南非也决不会受到诋毁。

为创建在南非进行改革的环境而发挥作用是我们的权利，菲律宾人民将支持国际为促进实现南非的和平与自由并对其人民表示声援而采取的任何行动。如果这个讲坛能够同样注意并采取行动反对任何地方出现的压迫以及任何地方人民所遭受的攻击和蔑视的话，无论是公然进行这种行径或是假借人民的名义，那么都将会对解决南非问题有更大的帮助。我不相信在任何需要的地方广泛地使用道义行为会对这种行为的力量有所削弱。行使道义行动会加强这种行动的力量，反之，如果对此掉以轻心则会削弱这种行动的力量。

让我直接了当地向南非的种族隔离的上百万的牺牲者们，向那些牺牲了自己生命的家属们讲几句话吧。不要动摇你们的团结，要寄希望于你们自己的力量和决心。

如果在争取自由的运动中存在着一一种比任何其他东西都能更有利于我们的战术的话，那就是要支持一项能使我们紧密团结的行动纲领。就菲律宾的情况而言，这意味着采用非暴力手段，并始终保持警惕严防政府当局的挑动。我经常被鼓动采取一些过头的做法：要求采用一种更加对峙性的路线。但我一直关心的是保持各种力量的更加广泛的联合，这种联合支持着我们的运动。由于我仅仅赞成有限度的反政府行动，往往使我的支持者们感到不快。但是正由于反对派力量坚如磐石的团结和他们的巨大支持，才使我们推翻了菲律宾的前政府。这说明不要把事情做得超过了我们任何的支持者所能接受的程度。这使我们得以攻克那些眼界比较狭窄的反对派未能推翻的专制制度的难关。

通往全世界各国人民和平、自由和尊严的目标的道路上，联合国或许也不可能比其最态度消极的会员走得更快。或许在联合国较有意义的重大的成就中，我们宁

肯着眼于联合国业已帮助维护的和平事业，着眼于联合国所促进的已成为朋友的各国之间的合作，而不是着眼于它未能维护的热衷于战争的国家之间的和平。我们愿以同样的角度看待联合国实施自由原则的会员国在世界各国健康有益的影响。我要在此特别对我们的区域性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表示赞赏。东盟在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旗帜下，正在艰难地朝着经济合作和互利的大道前进。这有助于加强并且也体现了自东盟建立以来其成员国之间的持久的和平与和睦。

在任何可滋长的土壤上培育富有生机的和平以及加强持久友谊，也许这就是国际组织所能做到的事情。

我一贯坚决倡导和平。也许正是因为冲突的悲剧使我们懂得了和平的真正价值。让我们这些和平的忠实朋友们继续抵制利用自己邻国冲突的诱惑。我们东盟各国懂得这些目标的重大意义。我们东盟的各个国家都经历过严重的软弱分裂的危机时期，然而我们中的其他国家，尽管我们的政治制度和信仰有所不同，都没有利用这种危机。相反，它们站出来令人鼓舞地表现出同情，主动提供帮助和调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尊重它们不幸邻国的完整。

因此，今天我在这里讲话是要使联合国的这一使命更加集中于以下目的，即人们不再对那些虚有的期望而感到失望。那些必须节省力量以用以争取和平与自由的长期艰苦斗争的人们不再感到希望破灭。另一方面联合国将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丝毫未减的价值，并更加注意它们的统一性，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实现联合国和平、自由、尊严和人类伙伴精神的目标的前景将更有保证。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菲律宾共和国总统刚才所做的重要讲话。

菲律宾共和国总统科拉桑·阿基诺夫人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瓦格纳·蒂松先生（秘鲁）：主席先生，我向你转达秘鲁政府对你的问候，同时我还要表示，当国际气氛呈现倒退迹象的时候，看到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在主持本届大会我们感到极其高兴。我相信，由于具有孟加拉国独立之后所赋有的英勇自主传统，你将以良好和最公正的方式指导本届大会的讨论。

我还要表示，我国非常赞赏具有丰富经验的西班牙外交家海梅·德皮涅斯大使在主持历史性的第四十届大会期间所表示出的坚决而又文雅领导风格。

我认为，与其说我是我们秘书长的同事或信徒，不如说我是他的同胞，然而这一事实不应妨碍我代表秘鲁人民表示支持联合国各会员国对他的热情赞扬，我们赞扬他为争取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所作出的巨大和持续的努力。过去五年来，我们各国对他都寄予了相当多的期望，他不仅智慧和出色地履行了这一巨大责任，而且在经常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从一百多个国家元首在大会上届会议纪念联合国创立四十周年之际所作的各种发言，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水平上大家对令人不安的趋势的共同看法。当时，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先生也在这个论坛上提请国际社会注意所存在的极为严重的问题，比如外债、军备竞赛、贩卖麻醉品以及恐怖主义，这些问题威胁了各国的生存，并破坏了世界共存的基础，所有这些问题是目前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多边合作体系的恶化以及不断用强权政治来取而代之的必然反映。

过去的一年表明这些问题不断恶化，因此必须坚决地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发出采取行动的呼吁。秘鲁看到了一种新的事态发展，世界实力集团之间的对峙已经不再完全属于战略和军事性质了，这种对峙正在不断地增加技术性质，直接地和更加深刻地涉及到世界统治的经济体系。

由于这种对峙的需要，大国在各自的经济中鼓励开支和巨大的赤字，归根到底这需要尽一切可能来加以维持，因而增加了资金的开支，并且使他们控制的经济体系，象一台庞大的吸引机一样运转。

在这种出自不劳而获、弱肉强食心理通过利率进行支配的新的势力，贷款的分配方式以及一国货币作为国际上偿还债务基础的支配地位是债台高筑的根源，并造成了一种荒谬的局面：发展中的世界正在以自己人民贫困为代价来资助大国争夺国际霸权的斗争。

在这种形势下，秘鲁政府作出了一项历史性决定，这一决定在国际领域里日益表明了自己的有效性，没有人会怀疑，牺牲我们的人民来满足跨国资本是不对，借用新的款项只是为了来偿还以前的利息和债务是不合理的。

秘鲁政府已经明确了这样一项原则，因为我们有劳务输出的收入，因此我们可以偿还债务而不必牺牲我们人民的发展和基本需要，作为一项重申主权的措施，我们确定了出口收入 10 % 的限额用来偿还债务。因此，我们能够奉行一项独立的民族经济政策，这样我们也就能够避免货币价值的下降，减少通货膨胀，降低利率，进一步促进经济和就业，并且刺激国家的社会开支。

这一决定已经引起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应，货币基金组织宣布秘鲁没有资格从这一机构得到新的贷款。货币基金组织继续按照违反历史潮流的标准采取这种措施，这一事实表明货币基金组织坚持无视外债问题的严重性。

在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充分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具有爆炸性的政治性质，已经决定把外债危机和发展问题列入大会的议程，这样承认了联合国有能力寻求一个公正、有效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今天，债务是这个历史阶段的特点，跨国贷款商企图使我们这些国家走向极端依赖性的地步，不仅阻碍这些国家确定自己发展进程的优先项目，而且也阻碍这些国家制定自己的政治计划。

因此，外债是国际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倒退，因为外债会在本质上削弱一个主权国家。

这种局势使我们不得不对联合国监督国际社会未来以及制止在国际关系体系中构成破坏因素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义务进行深刻的政治估价。

一年前秘鲁总统指出贩卖麻醉品对现代文明造成的严重威胁以及消费国家的主要责任，这一警告得到了全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欢迎和证实，并且已经成为各国辩论的中心主题以及世界消费中心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中心问题。秘鲁深信，为了对付这一祸害，必须采取共同的行动，秘鲁已经同邻国达成了双边协议，在安第斯水平

上我们促进和签署了罗德里戈·拉腊·博尼利亚公约，这项公约以哥伦比亚一位在反对贩卖麻醉品的斗争中作出牺牲的牧师来命名，现在这项公约还有待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批准。

此外，我国采取了所谓的孔多尔行动，狠狠地打击麻醉品组织，摧毁尖端的地下制造厂和降落基地，并且截住飞机、船只以及现代武器，以便履行我国对世界青年所作出的承诺。

这些行动赋予我们道义上的力量，我们敦促在较大的消费中心里采取有效的措施，因为根据需求产生供应的这一古老的经济规律，这些消费中心的需求是贩卖麻醉品存在的主要原因。

在裁军的辩论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核时代里我们的文明在历史上第一次同摧毁文明的工具并存。

今天这种威胁更是日益紧迫，这里面有二个原因：

第一，因为在超级大国的思想里，虽然一直不稳定但至今一直是真正平衡的恐怖平衡正在被超级大国忽视，而它们对军备管制会谈又是长时间地拖延，使人感到不安。

第二，因为所计划的外空军事化的步骤不仅明显地扩大核威胁及其代价，而且在某些部门正在被某些人证明成为反核的灵丹妙药。

这就给我们造成了一种极为不稳定的国际局势：裁军努力也许被完全冻结，常规和区域裁军的进程也会受到阻碍。

秘鲁的确不是一个核国家，但是秘鲁也的确不想成为一个核国家。值得庆幸的是，拉丁美洲非常有远见地选择了一条非核化的道路。因此，我们坚决要求超级大国对人类的未来履行自己的义务，制止军备竞赛，并且拆除各自的核武库。

这就是人类所需要的。这就是101个不结盟国家首脑在哈拉雷发出的呼吁。这也是大会所代表的、不能放弃自己保护生命的权利和义务的国际社会所提出的要求。

当加西亚总统去年7月首先提议就限制购买武器达成一项区域协定时——这一倡议已经受到了邻国的宝贵支持，当他当时象两个月前一样宣布单方面削减购买武器时，他只不过是实现我们向核国家提出的要求，即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我们要在区域安全的新的概念基础上，在以合作、而不是冲突为动力的关系制度的基础上赋予防御需要以新的意义，以此满足我们人民福利的需要。

正因为如此，秘鲁也主动提出做联合国和平、裁军和发展区域中心总部的所在地，以提高拉丁美洲对那些事关全球利益的目标的集体认识。

恐怖主义是当今另一种疯狂的现象，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地着手处理。我们主要的义务必须是在联合国的范围内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明确使各国和恐怖主义活动——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脱离关系，并有效地惩罚那些推动恐怖主义的人。如果不实现这些首要目标，那么国际恐怖主义进行有系统的讹诈和破坏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就会侵害民主社会，使它被推行镇压性政策的国家取而代之，并使得国际法制由于人民自己执法而陷于崩溃。

多年来，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推行所谓社会要求的被滥用的工具，使秘鲁深受其害。因此，我们的政策是明确无误的：坚定地和这一武装的疯狂行为作斗争，但不超出法律和尊重人权的范围；一旦人权遭到侵犯，那么就严厉惩罚那些破坏人权的人，以使我们的民主秩序完好无损。

然而，某些民主国家出于对言论自由的错误理解，居然允许对秘鲁这样的多党制和民主国家内选择自相残杀暴力的人表示支持，令人深感失望，不管这种支持多么微小。这是法律和道义上的严重的颠倒是非，必须得到纠正。我们敦促民主国家修改其立法，敦促国际社会通过明确的准则，不承认这些宽容犯罪和破坏的荒谬的态度。

我之所以提及这些严重的问题，是因为我真诚地相信，这些问题具有令人震惊的、没有那一个国家能单独对付得了的灾难性的后果，是因为这些问题实际上相当

于国际关系中的全球危机，将导致削弱多边合作体制，侵害国际法制，使强权政治死灰复燃，地区冲突再度爆发，加剧南北关系中的危机。

在这一问题上，所谓的多边主义危机显然绝不仅仅是一种国际合作手段的危机。处于危机中的是合作体制和集体安全的有效性，因为它们面临着被强权合法性取代的危险，使强权作为国际政治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在联合国这个具体范围内进行的任何改革必须加强这两个选择中的第一个，即本组织作为促进和平、安全、合作，以及本着负责的精神，采取集体行动以解决发展问题的一个机构所具有的作用。在这一方面，任何旨在提高联合国的效率，使其决策进程更民主化的改革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然而，如果本组织令人不安的财政困难导致我们陷入于使联合国体制更民主化的努力不相符合的局势，那么我们应该毫不迟疑地选择一个更加民主和独立、而且朴素的体制，使任何人都没有根据其经济贡献来决定联合国命运的决策权。

目前的条件要求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在中东，冲突的继续和开始谈判进程的推迟只会加剧暴力。只有在以下三个实质性的内容基础上，才可能取得公正和永久的解决，并考虑到所有人的权利和保障：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所有权利，包括成立自己自由和主权国家的权利；从所有被占领土撤出；承认以色列和该地区所有国家有权根据大会有关规定和安理会的决议在安全和受到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生存。

遵守不干涉的原则是国际共存的基本义务，也是自决权所不可缺少的。

我们赞成紧迫地解决阿富汗问题，使所有外国部队都撤出，尊重阿富汗人民的独立和不结盟。同样，我们支持外国占领部队立即撤出塞浦路斯，支持塞浦路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提议通过谈判，从政治上解决柬埔寨问题，包括外国部队立即撤出，捍卫柬埔寨的民族完整和独立。

在中美洲，干涉行为是孔塔多拉集团及其支持集团和平努力的主要障碍。但孔塔多拉已经为中美洲的和平向历史承担了义务，决不会停止努力。必须为创造有

利于达成和平协定的条件继续工作，这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必须制止所有将导致暴力重新燃起、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干预、恫吓和困扰行径。

在这一严重的问题上，秘鲁政府明确重申声援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抵制任何干预或侵略的行径。我们要求立即停止尼加拉瓜内或反对尼加拉瓜的军事以及准军事行动，尊重国际法院最近的判决中所载的国际法律。

在南大西洋，英国军事力量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上的继续存在和紧张局势升级的永久性危险使得大会所呼吁的谈判必须立即进行，以明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尊重阿根廷不可剥夺的主权。

在南部非洲，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最后战斗正在进行。姐妹的非洲国家和人民必须知道，不仅是历史站在他们一边，而且我们所有维护种族平等和人民独立与自由权利的人都支持他们。

为了表示这一战斗声援，秘鲁政府已经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及其斗争的先锋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建立了外交关系。秘鲁参加了在哈拉雷制定的行动进程，这表明我们同样充分担当了在不结盟国家第八届首脑会议上制定的义务，即向西南非民组、南非的解放运动以及前线国家提供所有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支持它们进行斗争。这场斗争尽管可能受阻于自私、傲慢和顽固的态度，但现在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我们对国际局势中的消极倾向深为忧虑。然而我们深信，我们在斗争中不是孤立的，我们由此感到鼓舞。我们看到，在工业化国家中反对战争、使用武力和干涉行为的政治倾向日益增长。换句话说，反对任何形式帝国主义行动的政治倾向正在日益增长。但是，最大的鼓舞来自我们自身的力量，来自我们的人民，来自争取一个更加公正和自由世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并且来自我们为了坚持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以及采取集体行动成为国际关系中社会变革的一个因素而作出牺牲和独立自主的能力。

我们不结盟国家是当今世界中一支重要的力量。《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最后没有失去活力，冷战上没有能够将世界分化为僵硬的势力范围，殖民者的殖民主义美梦已经破产，联合国已不再是大国手中的工具，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应归于不结盟运动在其存在的25年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津巴布韦举行的第八届不结盟运动国家首脑会议加强了这一进程，并确认了不结盟运动作为我们的人民在巩固独立和主宰命运中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不结盟国家，其中大部分过去经历了殖民统治，并且现在面临着一种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强权结构，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要履行我们的历史性责任：加强团结，克服阻挡我们人民的问题，以及建立一个我们的人民可望的比较好和比较公正的世界。

为实现这一共同的目标，秘鲁完全致力于和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民主和公正的人民的兄弟般团结。

阿特苏-科菲·阿梅加先生（多哥）：值此在被宣布为国际和平年的1986年举行第四十一届联大之际，我们再一次站在这一庄严的讲台上。祝您，主席先生平安，祝所有代表团平安，祝所有国家平安，祝全世界平安。没有必要为了精神发泄而重温人类的梦想：和平将降临于全人类。当然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能够消除全世界的紧张热点。如果我们继续剥夺一些国家的发展权利，并且极力维护对其他国家的统治，如果我们继续进行这场疯狂的军备竞赛，那么，庆祝国际和平年还有什么意义呢？有一天联合国是否能为其存在的理由充分辩护？这就是维持国际和平和世界安全。主席，你知道，在这一令人不安的舞台上，我感到困惑，作为由简利导演的一出戏剧中的演员之一，我扮演了一个具有厄布风格的角色，在这出戏，人类的愚蠢使他不能实现他所渴望的世界和平。

去年，联合国成立40周年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希望，国际和平年庆祝活动应当被看成是这场复兴运动中的里程碑，这要求对联合国的作用有一种新的看法。

联合国创始国目睹了给地球带来死亡和破坏的悲剧，它们在我们所有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中给予维持和平头等重要的地位。

在成为《宪章》的签署国时，难道我们没有宣布过：

“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生利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

在成为《宪章》的签署国时难道我们没有宣布对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信念吗？难道我们没有保证：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有效集体办法……制止侵略行为……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暨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事？”

国际和平年的纪念活动也许会开始体现人们的希望：加强和平和各国之间的信任，并开始进行更加公正、更加平等的合作，以便使我们的联合国更加完善。

庆祝国际和平年是否意味着目前的紧张热点将会消除？是否将有效地恢复核裁军谈判，以及越来越意识到有必要使世界平安无事，以便实现我们的共同命运？我国和贵国享有紧密的友好和合作关系，这一共同的命运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值此庆祝国际和平年之际，你主持本届联大的工作，这不是偶然的。你属于一个国家和一个大陆——一个从美德和和平中吸取精华的古老文明和伟大宗教的摇篮。满怀这一和平哲理，以及博爱和宽恕的美德，毫无疑问，你将能够协调在主持工作中可能听到的所有的不同意见，以便实现积极的结果。因此，我国代表团十分愉快地祝贺您当选为第四十一届联大主席。我向你保证，多哥代表团在你履行繁重的职责时愿意和你通力合作。我们没有忘记去年纪念联合国成立40周年的会议取得的圆满成功。海梅·德皮涅斯先生以他敏捷的思维，稳健和智慧，以及娴熟的外交技巧杰出地主持了第四十届联大的工作，他赢得了所有人的敬佩。我是不是可以向他和他的国家表示个人的敬意？

今年值此庆祝国际和平年之际，我认为任何人都不会否认本组织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为在世界上紧张地区争取和平所作的努力。他总是采取及时行动，这反映了他实现本组织主要的决心——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他的这种决心和他的献身精神得到了我国政府和我国代表团的敬意、鼓励和祝贺。看到他参加我们的工作，我们感到无比欣慰，因为在听说他偶染小恙而暂时不能充分履行他的职责时，我们曾深感不安。我们衷心希望他将很快恢复全部精力，以便继续作为本组织秘书处的领导开展他毕生致力的工作。

如果我们忘记了《联合国宪章》必须有助于实现人的各方面的充分发展，那么我们通过尊重《宪章》而衷心希望得到的和平就会毫无意义。

因此，通过引用秘书长的话来再一次回忆这一基本真理似乎是很恰当的：

“当我们一道实行《宪章》的理想和目的时，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正努力建设的世界的性质和我们所有工作最终存在的理由：“人权宣言”承认作为个人的人享有社会和国际秩序的权力，这样人权和基本自由才能够得到充分尊重。”

我们似乎已经看不到我们希望生存的世界的性质以及我们在地球上的基本存在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未能解决诸如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对纳米比亚、柬埔寨和阿富汗的非法占领、中东的局势、两伊战争、朝鲜和中美洲的局势、军备竞赛和年轻国家的发展不足——其中，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必须停止——之类的问题，我们还能做什么解释呢。是的，我们太经常地忘记了我们所有活动的基本存在理由是人。

我们经常忘记我们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和我们支持本宪章，在这样做时我们宣布：

“忠于人的基本人权、尊严和价值。”

我们经常忘记人权对整个人类是普遍和固有的，不能因为肤色而有所不同。在

这点上，多哥人民联盟第一届主席和共和国总统纳辛贝·埃亚马德将军说过：

“多哥不能容忍本地区目前存在的非正义和压迫的局势，一个毫无人性和不合时宜、并且违背道德准则的制度，正通过对一个人民实行巨大的暴力来维持其存在，而这一人民的错误之处只是他们的肤色。”

这就是为什么多哥政府呼吁整个国际社会全体动员起来，结束这一赤裸裸的种族隔离制度。国际社会再能够容忍南非的肆无忌惮的行动多长时间？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只要这一政权能够得到一些拒绝采取行动的国家的理解，它将继续无视国际社会。联合国的决议呼吁所有国家结束与南非政权的外交、军事、经济和其他关系，以便给南非以巨大的惩罚，使它不得不放弃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一目标从没有实现。有关的主要伙伴在自己的宪法和国家观点中寻找借口，而这种借口又不同意根除种族隔离政策。南非诗人布雷登·布雷登巴赫非常正确地总结了这一形势，他写道：

“种族隔离制度之所有存在，因为世界允许它存在。它得到发展、接受、鼓励、供养、甚至必要的武装是保护，是因为它有利于南非的贸易伙伴和投资者。”

但是，人们也欣慰地看到，国际社会已加强了对种族制度的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步伐。这种压力必须加强，必须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我们向英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表示敬意，今年8月初，紧接众议院通过贸易禁运之后，该委员会几乎一致通过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实行经济制裁。

由加拿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所决定的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商业限制应该得到鼓励，以便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我们欢迎各国政府对已采取的步骤的决心。对前线国家和一些英联邦国家的勇敢立场也应表示敬意。这些措施应得到加强，因为比勒陀利亚政府又进一步采取了措施，加强了6月12日颁布的紧急法，这一法令旨在给当地警察部队头

目以巨大的权力，比如逮捕反种族隔离制度的斗士、在黑人地区实行宵禁、禁止政治活动和限制新闻自由的权利。

现在是那些拒绝通过对南非制裁的国家以一种方式采取相反行动的时候了。那些继续与比勒陀利亚种族政权保持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国家现在应该明白，正是他们没有尊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无视南非人民的尊严，支持和鼓励了种族隔离制度。南非现在应该清楚，种族隔离制度正在垂死挣扎，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使之和平消亡。否则——虽然我们并不希望成为末日降临的先知——黑人所要求的新的多种族、平等社会陷于血泊中。

这就是英联邦秘书长施里达·兰帕尔在最近一次制裁南非的巴黎会议上发言时所作的严肃结论。

“……十年之内，事态已有所变化。种族隔离制度继续消亡……而且必将消亡——如果必要的话，通过消耗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的沐血斗争而消亡，这种斗争的困苦将影响到我们多种族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没有一个人和人民能够容忍另外一个个人和人民的残暴统治。没有一个人民会被动地眼看自己灭亡。

历史充满了雄辩的例子，很多现在秘密地和公开地保护比勒陀利亚种族政权的国家，应回想一下他们自己人民为恢复其权力所进行的斗争。

让我们觉醒起来，并勇敢地采取适当步骤，抓紧时机迎接多种族、平等社会的和平到来。让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上存在的理由和目的加以深思，我们将理解为什么有必要解脱否认南非黑人人权的积累财富和进行统治的本性。

我们不应忘记埃亚德马总统的话：

“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整个国际社会必须保证所有个人生存的基本条件”。

我们应努力保证所有南非人，不管是白人、黑人、有色人和印度人这些基本条件，敲响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行径的葬钟。非洲为此愿承担责任，不是通过接受

改良、现代化和任何其他只是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表面上的改变，而是通过彻底摧毁这种制度。正如勇敢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战士奥利佛·坦博所指出的：

“我们必须使南非政权无法进行统治，使种族隔离制度无法实行。”

关于南非问题，我还想提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继续维持其对纳米比亚人民的统治。为了通过所谓内部解决办法使其能够永远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南非政府增加并且正在增加执行构成联合国那片领土独立的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障碍。此外，他鼓励反叛组织对前线国家进行骚扰，从而继续对前线国家进行武装干涉。就种族隔离而言，必须对比勒陀利亚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放弃建立临时政府这一最新的新殖民主义阴谋并承认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给予纳米比亚独立，不应把它与古巴军队从安哥拉的撤出连系起来。在今天的国际和平年，我们希望看到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的诞生，使纳米比亚人可以生活在和平中。

在这里，回顾一下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部分第1段和第6段是非常适宜的。它声明：

“1. 使人民受外国的征服、统治的剥削的这一情况，否认了基本人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妨碍了增进世界的和平与合作。”

“6. 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相违背的。”(决议第1514(XV))

这些条款基于《联合国宪章》本身第1条第2段，声明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

“发展国际间与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

要再次看清楚各国对联合国所作出的承诺与这些国家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回顾一下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以及《联合国宪章》的条款是很有必要的。

在我们大家的行动都因致力于和平的时候，我们在世界各地都目睹到暴力，其普遍程度使我们不得不想人们是否已经对《宪章》的条款视之无睹，而为权力所左右，其必然结果是导致仇恨、不容异己和征服他人的愿望。不幸的是，在世界各地——在纳米比亚、在乍得、在西撒哈拉、在柬埔寨、在阿富汗、在中东、在朝鲜、在中美洲——人权都遭到蔑视。

纳米比亚人民获得自决的权利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这片领土早应独立。所有觉得人权和人民的权利有任何意义的热爱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努力保证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最终得以执行，使纳米比亚人民获得自决、使他们获得独立。

乍得的一部分领土仍处于外国统治之下。多哥政府欢迎所有反对组织团结起来反对恩贾梅纳合法政府，希望乍得的所有人民早日恢复对国际承认边境内所有领土的控制，使和平与和谐最终得以重建。在国际和平年中，这是我们对所有遭受苦难的人民的愿望。

在非洲，撒哈拉人民在寻求自决。他们自决的权利已为所有人所承认。联合国大会和非洲统一组织为此目的所通过的决议只能加速自决进程。我国政府欢迎非洲统一组织前主席迪乌夫先生阁下和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为执行这些决议的条款所作的努力。他呼吁有关各方在适于为这场冲突找到一个合理解决方法的条件下，恢复谈判。

有两个国家的人民成为侵犯他们的权利和《宪章》原则的受害者：这就是柬埔寨和阿富汗人民。我国以极大的关切注视着柬埔寨形势的发展。通过进行抵抗外国占领部队强大的武力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柬埔寨人民向我们证明了他们要自由生活和恢复被他人所夺走的和平的坚强决心。正是这种致力于和平的决心才建立了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三方联合政府，以促使占领国撤军，从而结束这一蔑视国际法和《宪章》原则的占领。作为一个和平与对话的国家，多哥一直希望看到柬

埔寨问题迅速得到解决。 据此，他一贯支持大会和西哈努克亲王所提出的明智建议，使《宪章》的原则得到尊重，柬埔寨人民应得到和平，得到恢复。 基于这种恢复失去和平的决心，柬埔寨人民又提出了一个包含八点并为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确定必要条件的建议。 这一建议是基于柬埔寨人民和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联合政府为寻求这个问题的政治解决的真诚愿望。 这一点我们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我们为西哈努克亲王深切的人道主义表示崇高的敬意。 这个建议的基础是本组织的原则并在最近些年中反映到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中。

多哥政府和人民愿表示，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最新建议并希望能够得到积极的反应，使我们这个组织在庆祝国际和平年的时候，这个地区能够恢复和平。 在和平年中，国际社会必须支持这一建议，解决一个拖延过久的问题。

阿富汗形势也是如此。 在那里，只不过希望和平生活的人民遭受了六年之久的战争。 那些不择手段建立起自己统治的外国部队必须从阿富汗撤出。 本组织必须竭尽全力保证已通过的有关决议得以执行。 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进行的间接谈判，是要解决几百万阿富汗人为寻求和平逃往邻国的问题。

因此，现在是所有外国部队从那一国家撤出的时候了。 这种撤出将意味着难民问题同时可以得到解决。 苏联当局宣布不久撤出一部分部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诚意的一种表现。 我们希望，占领部队能够早日全部撤出，使阿富汗人民能够充分享受他们的权利。

在中东，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解决这个地区问题的外交努力仍是徒劳。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我们认为巴以冲突和黎巴嫩的内战必须在国际会议的格局中得到解决。 中东问题是对本组织信誉的最严重挑战之一。 有关各方关系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一线解决此一问题的希望。 为了在这一地区实现有两个大国和其他有关国家，特别是法国和联合王国保证的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有关巴勒斯坦的国际会议必须为三个主要问题找到答案：第一，根据大会关于巴勒斯

坦分治的决议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第二，从1967年以来占领的领土上撤出；第三，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有权在安全和被承认的边境内和平生存的权利。

这些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必须迅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由于在黎巴嫩互相冲突的敌对行为的升级，巴勒斯坦的长期问题更令人痛苦和微妙。该国对立各方冲突继续阻碍停止内战，一个接一个的停火协议都没有奏效，人民继续生活在火药桶上。应当使联黎部队能够恰当地执行任务，使联合国能够实现成立之初所达成的基本目标。有关的各方必须与黎巴嫩领导人举行更多的对话、更诚挚和更直接地合作，使该国恢复和平。我们呼吁黎巴嫩人超越竞争，考虑医治那个我们大家都曾经羡慕的国家的创伤。多哥再次欢迎9月3日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达成的关于通过一个国家宪章的协议，以结束长达11年的内战。

在离中东不远的地方，在西南亚，两个兄弟国家继续进行可怕的互相残杀。当人民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加强国与国之间合作的时候，导致两个应当在和平中共处的国家之间的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必然使它们无法坐到谈判桌前，这是令人遗憾的。

进入第7个年头的伊朗伊拉克战争是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现在敌对双方应当考虑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并认识到，军事胜利是一种幻想。必须鼓励秘书长、伊斯兰会议和其他与两个敌对兄弟国家有良好关系的人所作的努力，使我们正在庆祝的国际和平年对伊朗和伊拉克人民也有一定的意义。

我们谨代表多哥政府和人民，再次在这个讲台呼吁伊朗和伊拉克当局牢记它们的人民，人民的唯一愿望是在和平中生活。正如埃亚德马总统所说：

“但愿普遍和平得以实现，以省出现在正用于战争的众多资源，以便建立一个真正兄弟情谊的世界，这是一个所有人享有平等正义和人的尊严的世界。”

军火商也应当赞同这一意愿，不再给那个地区的紧张局势火上加油。

我们再次支持秘书长的斡旋努力，并鼓励他继续为和平解决那一冲突作出努力。

还有亚洲问题。 朝鲜人民已经被分裂了40多年了，家庭还要分裂多久呢？国际社会会赞同那一偶然的临时分治吗？我们认为不会，我们相信，所有各方都将从历史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在此，我国政府对接纳两个朝鲜进入联合国的时机表示怀疑。 分别接纳两个朝鲜进入联合国将导致一个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形式，这就是巩固两个单独的国家，承认二者的现状，这将是朝鲜人民希望的统一的一个严重的灾难。 一个好的想法是，有关方面应当对北朝鲜人为实现统一进行对话的明确愿望作出积极反应，如果两个朝鲜希望在进行统一之前仍保留自己选择的体制的话，应执行北朝鲜人建议的三点计划，导致建立一个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 我们再次对此表示支持。 我们希望，将能够扩大和加强在两国的各个人道主义和经济机构中举行的会议，迅速研究这个问题，以使朝鲜半岛恢复和平。

中美洲的局势继续恶化，危及世界那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令人遗憾的是，孔塔多拉集团为结束兄弟残杀而进行的努力还没有得到我们寄予希望的那种反应。 如果这种形势继续下去的话，它将极大地削弱甚至排除谈判解决该地区问题的任何机会。 多哥再次呼吁有关方面的善意，尊重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使和平在那一地区得到恢复。

好象我们地球蒙受的灾难还不够，另外一场灾难正在威胁着我们大家，并每日每时变得更加危险：国际恐怖主义，使政治局势更为暗淡。 新闻界认为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灾难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恐怖主义盲目袭击，在破坏中伤害无辜。 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集团以任何理由进行的恐怖活动都是对人类的犯罪。 恐怖主义者是罪犯，整个国际社会都应当对之战斗和谴责。 与此息息相关的是有组织社会的生存。 多哥和全世界一道谴责这一灾难，我们呼吁所有国家为迅速结束恐怖主义进行密切合作。

对我们刚刚回忆的各种形势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存在武器、因为国防的需要似乎成为 存在和各国掌握武器的理由。 但不幸的是，这

种需要推动了武器的贸易，而损害了应当超越利润逻辑或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社会、人道主义和道德法规。不幸的是，我们看到，一场狂热的军备竞赛正在增加我们自己毁灭的可能性，毁灭我们希望保护的人类。人类的傲慢要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下去我们才会理解埃亚德马总统所说的：

“子弹造成盲目的破坏，核弹并不区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化学和生物武器一旦放出就不会对其受害者进行选择。它们盲目的袭击。狂热的军备竞赛是对人类、对穷国和富国、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威胁。”

我们都必须保证结束军备竞赛，特别是积极支持世界裁军运动。

在这方面，我国正在尽一切努力，我们向和平与区域裁军中心提供总部的愿望清楚地反映了那一决心。我们诚挚地感谢整个国际社会选择多哥作为这一重要的区域中心的东道国。我们期待着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为顺利地管理这个中心慷慨捐助。我们已经提供了设施和财政捐助使中心开始其工作。我们期待着其他国家的善意。和平是共同的财产，所有国家都必须在世界的各个区域努力予以捍卫。我们应当强调两个超级大国对维护那一和平的意愿，因此，人们希望，它们能够就一个妥协的和平方式达成一致意见，协调星球大战和星球和平，使由于消灭武器库省下来的资源用于各国的发展，带来各国人民所希望的幸福。

现在，数以亿计的人民正生活在赤贫之中，无法得到进行正常生活的基本需要，他们得不到温饱，遭受干旱，没有住所。上亿人民享受不到《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载的大部分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而一部分人，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中，却生活富裕舒适。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必需得到纠正，人类必需解决这种局势，必需设计一套国际合作制度来消除当今世界的严重不均衡，建立一个人民有同样发展机会，公正和合理的，并具有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世界。

早在12年之前，即在大会第6次特别会议之后，急于解决骚扰世界的严重危机的联合国会员国决定开始考虑建立一种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这种秩序将取代统治当时国际经济关系的过时的法律，并结束广泛的剥削和混乱现象。

今天，在通过《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12年之后，由于发达国家的自私自利——这些国家至今仍然不顾一切地抓住他们的某些特权不放，这个纲领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南北对话本来应在穷国与富国之间进行以使世界经济得到和谐的发展，然而现在这种对话在大多数情况下已变成各种力量相互冲突的场所。

于是多年来一直广泛存在的危机仍然没有消除，尽管一些工业化国家在某些时候看到某些模糊的恢复迹象。但是很清楚要真正恢复世界经济决不能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某些发达国家希望将其繁荣建立在贫穷国家的废墟之上，这只能是一种幻想。

毫无疑问第三世界的许多勤劳的贫苦人民处于国际经济的棋盘上，他们是国际生活的完全参与者，付给他们公正的报酬是恢复世界经济的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

北方国家必须充分认识到所有国家经济，不管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国家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他们必须采取一切合适的行动来结束国际经济贸易中的混乱和不稳定现象，这种现象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

应尽一切力量来改变目前这种建立在依赖现象基础之上的秩序，这种秩序来源于殖民时期所产生的不平等的关系。

这种秩序是在发展中国家正遭受殖民主义压迫时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这种秩序是他们发展的主要障碍，既使在他们获得独立之后这种秩序仍然使他们处于提供原料和购买成品的地位。因此，第三世界国家一直落后于富裕国家，更强烈地感受到危机，然而他们本身却没有任何动力来抵制这种危机。当作为他们财政资源主要来源的出口商品的价格下跌之时，他们进口的成品价格却急剧上升，从而造成贸易条件的极度恶化。

这样穷国所作出的发展努力全部白费，而他们的债务却上升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尽管这种长期债务对我们的人民来说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但是如果我们无法控制的那些势力不利用利率和某些硬通货的价格，那么本来这种债务问题就不会这样

严重，这样难于承担，这样置人于死地。

这些势力受到追求利润的欲望的驱使，他们不再认识到偿付债务的问题于改善我们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局势紧密相关的。捐款国应该毫不迟疑地立即设立一套更为完善的金融和货币制度。重要的是应该及时地得到他们的支付，从而使他们有助于恢复我们的经济，有效地支持我们的工业化，使我们能生产并能销售，并努力消除阻止我们的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那些保护主义的措施。

好几年来，世界一直处于困难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采取相互谅解和同情的态度才是合适的。

今年5月27日至6月1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十三次特别会议强调了非洲的紧急经济局势，从而毫无疑问地使所有会员国都更了解国际危机对非洲经济的影响，这些国家一起考虑援助非洲的方法和手段。那些会议开的非常及时，我们这个大洲是占有最不发达国家总数三分之二的唯一大陆，长期遭受贫穷光顾的地区，现在正忍受着无法形容的困难，这种困难不仅由于广泛的危机，而且由于干旱，沙漠化和饥荒；这种情况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头。

非洲的令人极度不安的局势在非洲国家递交的文件中，以及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现任主席，塞内加尔总统迪奥夫的讲话中都有令人信服的阐述。

对这种局势我们不打算再说了。在此我们只对如下事实表示欢迎：非洲1986—1990经济恢复的优先方案已得到大会通过的行动方案的考虑。

根据这个行动纲领，非洲国家一开始向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方案提供资金，国际社会已表示要支持并补充他们的这种努力。

正如非统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届会议所重申的，非洲国家将尊重他们的承诺，因为他们了解在要求国际社会提供援助之前，他们自己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向非洲表示同情的问题了，事实上这是表明决心促进国际合作的问题。促进国际合作将有利于所有国家，因为全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

关系要求在欠发达的非洲大陆之后，国际社会的努力应该转向其他贫穷的地区，应该考虑建立一个公正的和合理的经济秩序。在这方面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主动行动，因为这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尊严，而且确实关系到各民族的前途。

我们不会忘记埃亚德马总统所说过的：

‘今天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是我们地球上的人民关系极为紧密并向发达国家提供了能使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变化的惊人手段。但是如果这种变化不把人类条件的全面发展作为其坚决目标，那么这种进步——这种由社会大量的智慧和作品所带来的进步又有什么意义呢？’

第三世界的人民坚定地决心团结起来，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并增进南北合作。

由于许多原因这种南南合作现在是必不可少的，为了穷国的富裕应该加强这种合作。

在这里我国代表团对8月在开罗举行的77国集团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的高级会议的成果，以及在哈拉里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的成果表示欢迎。

我们赞赏77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为南南合作和最贫困国家的社会经济解放而采取的决定性行动。

我应该向联合国系统内的组织和机构表示应有的敬意，特别是向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和联合国开发署，这两个机构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与技术合作做出了十分有益的贡献。还应向粮农组织表示敬意，该组织在同饥荒作斗争和确保第三世界国家粮食自给自足过程中做出了决定性和有效的努力。

按照《联合国宪章》和人权的基本原则，在和平年的今年里，动员和促进人民的工作又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必要，使各国充分承担起对人类的责任。我们应该利用庆祝国际和平年这个机会，来检查一下我们的行动，使得我们的所做所为能够有利于实现和平。我们必须重新树立起对联合国及其原则的信念，使我们能够有

效地建立一个所有人民在尊重各自不同点的基础上,不受任何限制地选择他们认为对互助、对尊严与和平,以及对他们的幸福所需要的社会形式的世界。祝大家和平。

主席:大会现在听取挪威国王首相格鲁·哈林·布朗德兰德博士阁下发言。

挪威国王首相布朗德兰德夫人在礼宾官陪同下走上讲坛。

主席:我非常高兴地欢迎挪威首相格鲁·哈林·布朗德兰德博士阁下,并请她在大会发言。

布朗德兰德夫人(挪威):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当选第四十一届大会主席这样的崇高的职务。我相信,本次大会将受益于你的经验和知识。

在本次大会的一开始,东西方关系的未来就成为全球各地关切的中心。

东西方关系的前景包括了我们时代的决定性问题:战争或和平、裁军或继续军备竞赛、和平合作或对峙、相互信任或猜疑。东西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气氛,规定着在其他必须注意领域内所取得成功的限度,这些领域包括南北关系和全球的发展、环境、贸易和金融的挑战。这些问题对于人类的未来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同样因为这一原因,我们需要在东西方关系中有个新的开端,这种新的开端能够解放活力和资源。

因此,必须认真保护已经取得的成果,譬如象的确起到重要作用的反弹道导弹决议。

日内瓦谈判对于东西方关系的未来是十分重要的。这场谈判必须回答是否能够逆转军备竞赛趋势这样关键的问题。如果在裁军和军备控制领域内不能取得真正进展,我们在其他领域内为对话与合作所做出的努力就会受到严重的限制。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军备谈判方面还没有看到任何现实结果和任何决定性进展。我们挪威方面衷心地赞成日内瓦谈判的广泛目标,其目的在于“……通过限制和削减核军备和加强战略稳定来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和结束地面上军备竞赛……”

去年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之间举行的最高级会晤的重大结果是,就广

泛的目标上达成了协议，维护这些目标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赫尔辛基进展现在极需注射维他命，得到新的刺激，已成为东西方关系中积极、有活力的因素。今天有关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取得突破进展的消息不仅仅是一项重要的成就，而且使未来取得进展成为可能。如果我们在军备控制和裁军这样重要的领域内建立起改善的气氛，那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在斯德哥尔摩，又通过了一批新的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做出了重大让步，这些让步将减少危险，导致全欧洲的更大公开性和可预见性。

但我们需要有更崇高的愿望。超级大国之间定期举行最高级政治对话对于东西方关系的稳定和可预见性是至关重要的。阻碍举行新的最高级会晤的问题现在必须得到解决，以为在日内瓦达成新的协议铺平道路。

在多边裁军论坛上所进行的工作同样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表现世界公众舆论，而且还是为了通过谈判达成全球裁军协议。核禁试仍然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在此领域内进一步加强努力。我们希望，本届大会将有助于加强裁军谈判会议，以便在全面禁试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禁止化学武器条约方面仍然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最近使用这种罪恶武器的现象表明，有必要彻底根除此种武器。

在我们为结束地面上军备竞赛做出努力的同时，我们还应寻求防止军备竞赛扩散到外空中去。我们坚定地认为，外空只能完全用于和平目的。我们完全支持在联合国内和在裁军谈判会议上为实现此目的所做出的努力。全球用在军备上的资金和用于发展的资金之间的不平衡极为充分地表明了军备竞赛的不合理性。整个国际社会的确应该关切这一基本问题。因此，挪威支持尽快召开联合国有关裁军与发展会议的想法。

去年在本大会厅内隆重地纪念了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世界各地的政治领导

人到这里向联合国表示敬意。这被视为对作为国际事务中基本概念和工作方法的多边主义支持的象征。

过去的经验表明，在争取和平与安全、进行经济与社会发展和保护人权方面，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得全球合作。

尽管去年在这一大会厅作了许多保证，但事实是联合国议程上的政治与经济问题依然存在，在过去一年中，联合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除此之外，联合国本身在一段时间以来一直经历着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一危机是由几个会员国拖延缴纳大量的会费而造成的。事实上，这种拖延缴纳会费的做法同在预算方面缺乏纪律这一现象一道，有可能严重地削弱联合国的活力。

挪威政府坚决支持多边主义和维护一个强大的联合国。国际社会的客观需要今天比四十一年前建立联合国的时候更大。

财政危机表现了一种深刻的信誉危机，后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酝酿。许多会员国及其公众都对联合国丧失了信心，这一现象普遍的存在并日益加深。这些会员国及其公众认为，联合国并没有充分有效地实现自己最初的目标或为其会员国的利益服务。

即使是联合国最坚决的支持者——例如挪威和许多其他国家——也必须承认，这些看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联合国议程上的政治与经济问题依然存在。由于职能方面不必要的重叠和重复现象，联合国的预算承担着沉重的包袱，预算程序缺乏要想获得所有会员国全力支持所必须的安排计划。

恢复联合国效能这一任务从其性质上来说基本上是政治的。这一任务要求各会员国确实表现出政治意愿，将联合国的财政建立在可发挥作用的基础之上。为秘书长进行可以降低费用的重大的组织、工作人员配备和预算改革、提高效能和恢复信任而规定任务权限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在本届第四十一届大会上，我们有绝好的机会来完成这一任务。我们绝不能错过这个机构。

我们已收到了高级政府间专家小组——即十八国小组——的报告，该小组是为了审查并建议改进联合国的管理及财政而由大会通过一致决定于去年建立的。挪威政府完全支持这些建议，敦促大会全文通过这些建议。

这些建议只是联合国内改革进程的开始，这一进程将是痛苦的，也需要时间。重要的是，应当使这一改革以有秩序和负责的方式进行，各会员国应当在秘书长执行进行改革这一困难任务的时候同他进行密切合作。

今年早些时候，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大陆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上，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关于非洲紧急局势的特别联大是联合国为帮助非洲国家克服其严重的经济与生态危机所作努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联大根据非洲统一组织及其成员国所作的彻底的准备工作，一致通过了1986至1990年非洲经济复苏与发展的行动纲领。

我们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共同点，使非洲与国际社会的相互承诺能够得到详细阐述。必须把这一文件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看成是一个重大的成就。然而对这次特别联大最后进行评价只能在未来进行。在国家、区域与国际一级必须积极地采取后续行动。

我们以尊重和敬佩的心情看到了非洲国家为实行新的经济政策而作出的大胆努力。然而，相互依存在今天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国际社会应当同意以新的和更多的援助来补充这些努力，只有这样，非洲国家才能成功。

挪威保证将全力和继续支持非洲的发展努力。

有一个领域是联合国负有特殊责任的，也是我们希望联合国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那就是南非和纳米比亚问题。

南非的势局已经达到了具有爆炸性的程度。黑人多数已不愿意容忍侵略性的种族隔离制度，正在要求获得应当得到的权利，即享受具有充分政治权利的平等公民的待遇。南非政府不但没有满足这些合理的要求，反而再次采取了宣布紧急状

态这一绝望的手法，关压了成百上千名种族隔离的反对者。这一政策只能导致在南非的痛苦和流血旷日持久。

这些引人注目的事件不应当使我们忘掉，南非继续违反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在上周就纳米比亚问题举行的特别联大上，人们已广泛地谈到了这一问题。我只想重申我们对南非政府的要求，即要求其不要进一步拖延执行联合国的纳米比亚计划。

试图通过以南非政府对话来废除种族隔离的政策曾多次进行尝试，但均未获得成功。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在最近的报告中已得出的令人沮丧的结论，即南非政府似乎并不准备同反对派进行真正的对话，从外部施加压力是进行任何和平变革所必需的。我国政府坚决支持这些结论。

即使这样，有些国家仍旧反对进行制裁，理由是制裁将给黑人增加苦难，并给南非的邻国带来经济困难。我们不低估这些困难，但是，尽管制裁会在短期内引起困难，有代表性的黑人领导人仍然认为这比种族隔离引起的长期苦难要好。我们认为听取这些领导人的意见是明智的。实际上，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这样做。因此挪威政府敦促安理会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我们还建议联合国准备一项应急计划，一旦南非对这些国家进行报复，这项应急计划能够援助南非的邻国。

挪威一再提倡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我借此机会敦促那些仍然反对制裁的国家重新考虑他们的态度。

没有有约束力的制裁不应被用来作为不采取反对种族隔离行动的借口。为表示反对种族隔离并声援那些为给南非带来变化而工作的人们，各国或国家集团采取措施也是重要的。我国政府认为，一项有效的石油禁运政策是反对南非的重要措施。为此，我们很高兴在今年六月作为在奥斯陆召开的联合国关于石油禁运讨论会的东道国，为在巴黎召开联合国制裁种族主义南非世界会议做准备。巴黎会议的最后宣言包括了一项建立国际机构监督对南非的石油供应的建议，我们希望安理会能够支持这个设想，以便取得对南非的有效石油禁运。

除了北欧行动纲领所包括的措施之外，挪威还采取了一些单方面措施。我国政府目前正准备通过一项对南非实行经济抵制的法案，挪威议会今年秋天将对这项法案作出决定。我们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能够对建立一个所有人具有同等权利和机会的南非作出贡献。我们还希望促使其他国家也这样做，以增加对种族隔离的国际压力。

和平解决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不尽快消除种族隔离，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可能会爆发流血动乱。我呼吁所有国家采取有效行动反对种族隔离。

在这个讲坛上，世界各国领袖正当地对现存的核武库、地区冲突和发展进程的失败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威胁提出了警告。

相互依存已经成为与发展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的主要特点。它包括广泛的令人关心的安全问题，环境和生态问题以及经济和文化关系。在区域一级和全球一级上，相互依存还有地源方面的因素。切尔诺比利的核事件最明显地显示出一国一旦发生核灾难将给其它国家带来令人畏惧的问题。许多国家出现的人口迅速增长影响了国家和国家之间制度的移民情况。在贸易和金融方面，我们看到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非保护主义贸易政权与债务国偿还债务和为本身发展寻找必要资金的能力之间的重要联系。

这才是南北对话的实质：各种问题之间的日益相互联系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如何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超越国家制度并要求得到全球性解决的问题。进行全球解决的需要是明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同步谈判和解决所有问题。其意义在于从全球着眼的做法必须贯穿于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工作中，这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了，环境保护和发展是重要和相互加强的目标。这要求在尽可能早的阶段，发展项目就应把环境问题考虑进去。否则他们在经济上是不能持久的。

近年来世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忽视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严重地威胁到我们这个星球提供我们和后代人生存的能力。战争威胁和区域冲突是我们都关心的问题，但是关键的生命支持系统也已经危在旦夕。明年将向大会提交报告的世界

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认为，只有确定能够维持发展的经济活动目标，才能认真地解决这些新的问题。

维持发展将需要我们从近些年来的经济停滞中复苏，并的确需要出现一个世界经济增长的新时代。但是它决不能重复过去几十年的不能维持的发展模式，因为这些模式引起了八十年代的发展危机。新的增长时代必须基于发展和生态与经济统一的新的模式之上。

地球只有一个，但是人的世界并不是这样。人类有共同的起源和共同的未来。目光短浅的自私自利导致人类在充满问题的地球上进行过度剥削。我们过多地取走了自然赋予我们的资源，但是这种不能持久的现象可以得到纠正。我们必须制订和采取新的战略，以保证一个能够持久的共同未来。

事实上机会就在那里。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挪威王国首相布朗德兰德博士刚才所作的讲话。

挪威王国首相布朗德兰德博士在陪同下离开大会会议厅。

达纳巴兰先生（新加坡）：今年我们是在极其恶劣的形势下召开会议的。正在酝酿着一场风暴象是要淹没联合国。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有您，先生的领导，我们真是幸运。来自亚洲兄弟国家的我们，知道孟加拉曾以勇气、决心以及坚韧不拔的精神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有着这种背景以及你极其丰富的政治和外交家的经验，我深信你将正确地领导我们渡过面前的困难时期。

也请允许我用一点时间公开表明我们对你的前任，海梅·德皮涅斯大使所作的工作的深切谢意。联合国在他的任期里度过了它最光辉的日子，即40周年纪念。他还坚定地领导我们召开续会以确保财政危机不至于压垮联合国。我们感谢他。

大家一致认为联合国正在经历它最困难的时期。有人称之为“多元主义的危机”。“危机”的中文字是两个词的组合：危就是“危险”，机就是“机会”。这正是联合国今天面临的局势。

危险是显而易见的。现在人们逐渐的失去对联合国的信任，这一点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财政上拒绝支持联合国的做法，这危及到联合国的财政上的完整性。秘书长定期的发表关于“当前财政危机”的报告，以提醒会员国财政局势是何等的岌岌可危。在他1986年8月21日发布的报告中，他指出，按照分摊的会费在1986年1月1日应支付\$97800万，但是到7月底才收了\$56800万。如果这种拒不缴会费的形势继续下去的话，联合国总有一天不得不停止工作。

那么能作些什么呢？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迎着暴风雨的船张满风帆是不可能前进的。当变化莫测的风暴来临的时候，有经验的水手会顺风驶帆，封住舱门并卸下多余的物资。我们这种大船的船长，秘书长，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这是十分明智的。更为明智的是，在今年4月份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续会上，各会员国支持了他的行动。

但是，这些都仅仅是短期措施，从长远观点看，只有在联合国所有的会员国内形成一个合理的协商一致，即认为联合国是值得挽救的组织，联合国才能继续发挥其职能。在庆祝联合国成立4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联合国集中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多的国家和政府元首，这一点似乎表明所有的国家都对联合国负责。一年之后，联合国的财源正在枯竭。还是这些国家却收起了它们的钱包。这种行动往往比语言更能说明问题。

挽救联合国所需要的钱是微不足道的。联合国的年度预算是\$8亿。与\$13万亿的世界总收入相比，这只是沧海一粟，更确切的说这只是全球总收入的0.006%。如果我们的世界不能挤出这点资金使联合国运转，这就清楚表明国际社会已经失去了对联合国的信任了。

重建我们组织是不难的。组成联合国会员国大多数的小国从来就没有失去信心。它们知道全球性的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对于它们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联合国。正如《宪章》的第一章指出的，“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觉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如果这些原则没有了，联合国也不存在了，

小国的生活就会变得十分危险。

然而，如果联合国仅仅有小国组成，那么联合国也将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组织。对小国的威胁往往来自于中等或大国。我们需要它们继续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我们需要它们继续对联合国负责。我们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

也许我们应该看一看小国在联合国成立的最初期是怎么做的。这里我引用一段伊尼斯·考德的题为《化剑为犁》的经典著作：

“小国不一定是国际社会中的圣人；如果大国倾向于以傲慢的行动来滥用它们的优势的话，小国也常常倾向于不负责任的行动来滥用它们的弱势。在旧金山会议上许多小国的代表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家风度。它们不反对大国领导的原则。实际上，它们欢迎这样做，并且相信这样做，但是它们为了完善这一限度进行了巨大的而且成功的努力，并使其表达局限在可以令人容忍的限度之内。”（第57页）。

不幸的是，许多小国没有能够认识到这种考虑的明智之处。相反，我们不断地通过决议，例行公式的，不顾一切地以及常常是有选择地谴责一个大国。这并没有使我们更接近于说服大国改弦易辙的目标。我们所有的决议应该认真起草，用明智和判断力加以提炼，以说服大国注意到小国的需要是符合它们的利益的。去年所进行的不顾一切的攻击导致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即美国和苏联都决定，不管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什么不同意见，忽视并有时是暗中破坏联合国。不足为怪的是，财政上最大的经济困难是苏联和美国造成的。因此我们大家必须学会政治上采取温和态度的艺术。

超级大国和大国关于财政管理方面的抱怨使得我们注意到它们的抱怨。1985年12月18日他说：

“尽管五委通过的预算仅仅实际增长0.1%，担负几乎占分摊的会费预算80%的会员国不是投了否决票就是弃权。这令人不安地表明了裁军问题上各个

会员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如果长此以往，只能给本组织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

这个财政危机仅仅反映了人类对联合国的更大的失望。然而，我们应当而且也能很快地解决这个问题。小国要做如何选择，这是很清楚的。我们或是就维持联合国的工作所需要的财政问题继续进行长期的和不适宜的谈判，或是将注意力集中于主要的政治问题。我们在相对来说只是沧海之一粟的财政问题上争论时间越久，我们对主要的政治问题的注意就越少。

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些财政问题，联合国将逐渐灭亡。如果联合国灭亡了，几年来它对政治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我们所通过的关于重申国际社会在种族隔离和纳米比亚、中东和巴勒斯坦以及柬埔寨和阿富汗等危机问题上所采取的道德立场和法律立场的所有决议，也将归于失败。

幸运的是，受权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问题的政府间高级专家小组已经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报告，建议进行一些改革。工作人员应减少15%。人员配备过多的高级工作人员应当减少25%。应减少顾问的聘用。要减少不必要的出差。各政治部门应该合并起来。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应当尽快地赞同这些建议。

不幸的是，在政府间高级专家小组的报告里仍然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预算管理这个重大的问题。我担心，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尽快得到解决，财政危机将继续下去。联合国的生存将继续成为问题。每当本组织踌躇不决时，小国的利益就受到损害。由于小国在会员国中占了绝大多数，它们往往在不顾大国意愿的情况下轻率地投票采行它们自己喜爱的预算程序。它们一直倾向于这样做。不幸的是，这种随意投票的做法导致了我们的危机，而且也只能促使危机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我们在预算程序上仍然这样做，我们只能使联合国的问题更为严重，而我们任何问题也不能解决。

* 副主席汤普森先生（斐济）主持会议。

去年，正值庆祝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联合国大会的前几任主席在纽约召开讨论会。他们综合了集体的智慧，对我们提出了一项建议。其中一项建议是应当鼓励通过协商一致作出决定的办法，并应把这种做法列入议事规则。我们应注意这项建议。我们在财政问题上也应努力实现协商一致。

我来自东南亚国家，我们也有一个与协商一致对应的词，MUSHAWARAH。根据我们的定义，协商一致并不意味着任何会员国，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有否决的权利。它意味着一种平等互让的精神，即：相互理解对方的利益的精神。

从根本上说，这是我们必须在联合国内创造的一种新的谅解。在关于联合国的作用与宗旨问题上，小国和大国之间曾经存在着一种政治上的一致，我们要恢复这种一致。我们不能忽视大国的观点。《宪章》本身给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赋予许多特殊的责任，其中包括选举秘书长的崇高责任。

这些特殊权利是与维持本组织的力量和完善的特殊责任和义务相伴随的。可悲的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有四个国家在财政问题上不认真履行其义务。采取非法做法。拒不履行财政义务，这威胁到本组织的健康生存。

《联合国宪章》第十七条第二段明确规定：

“本组织之经费应由各会员国依照大会分配限额负担之。”（《宪章》，第十七条，第二段）。

其中有法律效力的字是“应”字。我们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有义务向联合国缴纳我们的预算摊款，而不管我们对本组织有多大意见。作为诚意的表示，常任理事国应当停止拒不交款的非法做法，而应按规定缴纳会费。我并不是说这些问题能轻而易举地很快得到解决。政治趋向是发展得很慢的。虽然在许多国家反联合国的情绪高涨，如果联合国向国际社会发出正确的信号，情况就会发生根本转变。如果不能渡过这些困难时期，风暴尚未过去，联合国将必须小心翼翼地驾船，而作为我们船长的秘书长也将必须很快地解决影响本组织的行政和管理问题。

我们期待着联合国大会主席就预算问题达成一个为所有会员国都接受的协商一致协议，以确保为维持本组织继续工作的财政源泉不至于在最近的将来彻底枯竭。

马蒂耶森先生（冰岛）：首先，我想祝贺乔杜里先生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一届主席。我向他保证，冰岛代表团将支持他在这一崇高职位上进行工作。

今年十一月是冰岛加入联合国的四十周年纪念日。从那时以来，会员国的数目增加了两倍多。本组织工作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虽然本组织在它所承担的工作中并不是完全有效，它的价值却但不容怀疑的。我们有了一个讨论和交换意见的场所，有了一个规定国际关系的原则和标准的地方。

四十年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有限的时期内，我们几乎不能期望形成一个完整的国际规则。类似法制这样的法律方面的理想需要许多世纪才能实现。实现这些目标既要通过斗争，又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说国际法仍然处于它的发展初级阶段。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借鉴各国的宪政历史以作为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指导。

希腊古典文学经典著作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一段故事说明了统治者与他们的成名的关系中的固定法规的重要性。主神宙斯和一个普通女人所生的儿子萨尔佩顿在和阿基尔的朋友帕特罗克列斯交战。宙斯看着他们的格斗，想到自己的儿子将被打死心中充满忧伤，想插手干预，他对他的妹妹赫拉说“我在想，我是否要把他救上来，再把他活着放下去……或者眼看着他被杀死？”赫拉回答说，这样干预只会引起其他各位神的愤怒，造成难于预见的后果，因为“在特洛伊战斗中的人中有好几个是神的儿子。”

宙斯听取了赫拉的意见，他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他向大地撒下一层血雨以纪念他所热爱的儿子。”规定凡人与神之间的习惯是如此的有力，以至限制了最强大的神的行动。正义要求神和凡人同样遵守固定的法规。神确实很强大，但是他们的责任限制了他们的威力。

我并不想把世界上的强国与古希腊神相提并论，因为，这样的比较是不公正的。我冒昧地讲这段故事是要说明自己的观点，即各国必须遵守某些准则和传统，而不能感情用事，如果在这方面走向极端将会导致我们的文明的崩溃。

我还认为，各国领导人必须立行克制让理智而不是感情指导自己的行动。局部弱小的利益必须服从保证世界和平与安全这一全人类的最高利益。

耐心，有时甚至从绝对的要求上作出退让的意愿是必须的。各国必须互相容忍尊重他人的习惯与意见，最为重要的是，各国政府都必须保证不让愤怒或恶意左右自己的行动。因为那样会造成难以预见的后果。

最紧迫地需要政治家的慎重处理的问题莫过于东西方关系。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去年的首脑会议点燃了加速缓和的新希望。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有6年没有会晤了。他们应该每年举行这样的会晤，以提高这种会晤的效率。

在过去一年中，缓和和裁军领域还出现了其他进展的迹象。超级大国军事力量的增强早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人们已很难相信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发展能给它们或其他国家带来更大的安全。相反，增强安全的唯一途径似乎就是通过谈判实现裁军。必须注意在每一个阶段减少不稳定的状况。如果常规武器毫无控制地发展，那么核武库的削减也将失去意义。充分监督裁军的实施是使这些步骤有效的根本前提。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下的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斯德哥尔摩会议达成的结论使人们对维也纳的第三届欧安会的结果感到乐观。斯德哥尔摩会议达成一项谅解，扩大以前达成的关于缔约国宣布自己的军事演习应允许观察员观察这些演习的协定。希望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国家将在维也纳举行的关于中欧地区相互均衡削减部队的谈判能够产生一些实际的效率。有消息说，日内瓦中程核力量会谈与会国的态度可能变得比较灵活。我们也希望联合国主持下的裁军谈判能就化学武器达成某种协议。

在努力改善东西方关系的其他领域所取得的进展甚微。关于迁徙自由和家庭团聚的伯尔尼人权会议于今年春天结束，很遗憾这次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在去年召开的渥太华专家会议上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如果各国不停止违反《赫尔辛斯基协定》各项条款的行动并表现出对人权的更大尊重，那么这条鸿沟是永远不能弥合的。

尽管取得了我前面所提到的各种积极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方面需要我们考虑。作为大西洋中部的一个岛国的代表，我不能不表达我对苏联海军力量的巨大集结以及他们在科拉半岛上持续性的进行军事集结的关注。改善这种局势对于该地区各国的安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在某个裁军领域所取得的进展仅仅意味着在海洋或者在太空的另一种军备竞赛的话，那么可以说我们根本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所有的超级大国需要表现出一种克制精神，这并不是让他们象我所提到的希腊神话中宙斯那样牺牲自己的儿子，而正是要避免一种局势，这种局势将会夺去他们儿子的生命。

其他地区的形势也是十分暗淡的。战火仍然在阿富汗燃烧，外国军队继续占领着柬埔寨。中东今天仍然燃烧着冲突的烈火，我们目前还看不到任何结束黎巴嫩内战以及两伊战争的迹象。潮水般的难民从这些动荡不安的地区涌出，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各国之间的交往稳定增加，因此区域性冲突升级的危险越来越大，其后果将是十分可怕的。这样一种危险也笼罩在南非的上空，南非政府在对待本国黑人问题上粗暴地违反了所有的文明准则。

种族隔离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制度，所有的文明国家都应当奋起反对，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忽视其他地区广泛存在的违反人权的情况。以宪法的形式使种族隔离制度合法化的做法使这种制度成为一种令人厌恶的东西，南非宪法对于白人和黑人实行不同的法律，此外这种宪法还认为应当以牺牲另一个种族的代价来换取一个种族

所享有的自由。

我还想在此提及另一种全世界必须一致反对的罪恶形式。我在这里所指的就是国际恐怖主义，一批极端主义分子诉诸于罪恶行动以便达到他们迫使别人接受他们事业的企图。这种行动最经常牺牲者总是那些无辜的人民。国际社会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以便停止这种灾难。

严重的世界局势不仅存在于我所提到的这些发生军事冲突和暴力行动的地区之内。营养不良和饥荒，疾病和缺少教育正是世界上一大批人口受着痛苦的煎熬。去年春天，联合国的一届特别会议讨论了非洲的严重经济局势。会议通过了一些确切的措施，希望以此能够减少这块大陆上人民的痛苦。

除了对不够幸运的国家做出直接贡献之外，世界上比较富裕的国家应当采取其他步骤以便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我想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取消关税壁垒、保护性关税和其他国家干预的形式的必要性，因为这些措施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国家的市场。与此同时需要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增长，并且必需通过各种其他方法支持自力更生。

联合国在所有我所提及的这些领域中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但是为了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联合国需要其会员国的支持。对于各国来说，不对联合国履行其义务的做法是完全不可取的。不管是出于这种或其他什么原因，使本组织处于面临经济困难的局面是令人难以容忍的。

其他方面的改善也是很重要的。联合国在维护和平工作和裁军方面的作用必须得到加强。冰岛与其他北欧国家一起已经采取了积极行动，这将有助于在这一领域中取得进展。

联合国必须能够在这些和其他领域中更负有活力的发挥他的作用。这个目标就是培育联合国组织所播下的种子，以便有助于发展国际关系中更为成熟的立场。

我在发言的开始时引用了古典希腊文学中的一个掌故，用以表明理解以下原则的重要性，即强者也必须遵守某些规则，如果他们要确保和平的话。联合国是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创建这样一个准则的机构。人类的未来要求我们这一代人加强这一机构，以使联合国能最为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结束发言时，我还要提及我国的一段文学，其中也可能找到理解法律规则维持和平之作用的意义。尼亚斯神话是冰岛最有名的一段神话，其中指出“我们靠法律来建设社会，而由于无法无天又毁灭了社会。这些话反映了认识以下事实的意义：如果破坏了法律，和平也将遭到破坏。这对国际形势也同样适用，我们以正义来建设这个世界，但是又在以非正义毁灭这个世界。

卡普托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被一致推选为联合国第四十一届大会的主席。看到象你这样一位具有卓越才华和知识的外交家指导本届大会的讨论，我们感到格外高兴。你是孟加拉国的公民。阿根廷和你的国家保持着友好关系。

我还要特别向秘书长表示问候，并表示我们现在看到他完全恢复健康感到非常高兴。他的奉献精神、顽强毅力和领导才干值得我们最衷心的赞扬。

我还要向海梅·德皮涅斯大使表示衷心的感谢，你非常出色和成功地主持了大会第四十届会议。

在这一时刻，我们应该对奥洛夫·帕尔梅的生平表示敬意，这位政治家为和平和发展的事业曾作出不懈的奋斗。他的思想今天仍将继续鼓舞各国人民和指引各国政府的行动。

我们在这重要的讲坛里开会，就国际社会所关心的以下根本问题进行讨论、谈判和通过决定：和平、正义的繁荣、捍卫人权、以及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鉴于联合国已诞生四十周年，审议上述问题也就尤其关系重大。联合国诞生四十周年之际我们所发出的希望之召唤是：“联合国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我相信，

现在人们应该和有必要暂时停下来仔细研究一下当代影响国际关系的各个条件。现有冲突的加剧、权力和财富分配中的差距日益增加、以及恐怖主义的丧心病狂行为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它们威胁着国际社会的生存，威胁着国际社会每一个成员及每一个人的权利。

联合国自从诞生以来在根除一切歧视、进行非殖民化、加强人权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一直发挥着一个重要机构的作用。这些年来人类避免了一场世界大战的悲剧。人们自然感到有必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联合国的积极活动和存在的话，世界将会是怎样的呢？

就上述积极方面来说，去年的纪念就是要加倍努力地承诺，以便采取具体步骤实现《宪章》的各项原则和目标，即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

但是，过去的一年并不是积极的。必须承认，现在严重的国际形势似乎并不是由于环境所造成的，而是在于结构现象，在于一种逻辑的表示，它驱使各种势力，把我们引向分裂、冲突和毁灭。

尽管人们为非殖民化作出了巨大努力，但和《宪章》中所阐明的基本条款毫不相容的新形式的奴役和剥削仍在不断强加于人，并显然要建立一个秩序，其目的不外乎向国际社会的最弱小成员强加新的和日益难于忍受的要求。

集团政策是过去的力量均势政策的翻版，它正在取代集体安全体系。其影响是众所周知的：较弱小国家的政治独立被削弱；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出现停滞；经济秩序日益变得不公正，以及扼杀民族风格的世界均化被强迫推行。

进步和正义的实际愿望是联合国诞生及其生命力的基础，它似乎在受到蔑视，因为有人要谋求霸权利益，排除真正和平的选择。这就是当今世界的逻辑，这是缺乏理智的逻辑。

这一逻辑是集团冲突的产物，目前世界的特点是两极倾向，它特别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两个不利影响。

首先它造成在国际政治中的不讲道德的行动，这是安全因素过度增加的结果。

这一变化使那些适用于内部关系的原则和适用于国际关系中的原则之间出现不同，有时完全互相矛盾。

这样，一方面关于国内公民权利不可侵犯的原则没有运用到国际秩序之中，如涉及到尊重各国人民自决和独立权力的问题就是如此。另一方面，人们要求在国内实现平等，但这并没有变为国家之间的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尊重国家主权。

第二个不利影响是我们深受其害，因为划分两大集团的标准难以确定和任意专断的性质造成各种问题，在不同级别上引起某种秘密战争的发生，从而践踏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则，造成秘密势力和狂热的破坏分子之间的冲突。

众所周知，只要我们国家的内部政局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而且我们都知道，由于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这种控制的能力往往会削弱甚至消失。在我们领土内的宣传战及相互骚扰也使我们社会两极化，并往往在由于和其本身利益完全无关的问题而使公民两派分裂。结果，全球战略冲突在消耗着我们的国家元气。

此外，尽管我们无可奈何地成为全球战略冲突的参加者和受害者，但是因此而造成的区域紧张局势又反过来对超级大国产生影响，对它们自己的内部和平与生存增加了危险。

我们认为，必须重建一种通情达理的逻辑，也就是40年前导致创立联合国的那种情况。为此，我们首先必须摆脱战争的恶梦。

阿根廷政府最优先地考虑核裁军问题。今天在一场核战争中谁也不能打赢：全人类都要成为核战争的受害者。基于如此简单和有启发性的原因，我国政府重返这一论坛，坚决要求解决谁也不能否认的这个问题。

1984年初，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紧张局势达到了所谓的冷战的最高水平：彼此间的对话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双方的挑战和应战，所有这些导致了新武器的发展，并促使各方在以前没有核武器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

1985年11月20日，美国和苏联发表一份公报之后，这种暗淡的局面开始出现了一线光明，两国在公报中指出：“核战争是打不赢的，决不能打核战争”。如果这句话对这两个国家包含着其实际上的意义的话，我们毫不怀疑，双边的裁军谈判必须取得进展。但是情况还不是这样。

1984年，阿根廷政府要求必须紧迫地发动一个全球裁军进程。然而，我们当时提到的所有不利条件都没有减少。相反，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不利条件现在似乎变得更为严重。战略武器的纵向和横向扩散、核武器试验的继续、给不拥有核武器国家的虚假的安全保证、以及缺乏防止核战争的措施，等等，都是属于这样的情况。

因此，1984年5月20日，我国同印度、希腊、墨西哥、坦桑尼亚和瑞典一起，开始主动地寻求制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我们要求核武器和发射系统的试验、生产和部署应当停止。我们也要求在此之后应当大幅度地削减核力量。

我们6个国家继续采取具体的主动行动。最近我们在墨西哥举行会晤，我们主动提出协助建立足够的核查措施。

这些措施可以包括在目前的试验地区设立临时的监督站，并且做出使用在美国和苏联的这些监督站的安排，以便在试验地区之外监督两个国家的领土，并且检查大型的化学武器爆炸。此外，我们还向美国 and 苏联的国家元首提出一项建议，根据这项建议，来自我们6个国家的专家应当会见苏联和美国的专家。

墨西哥宣言一开始就宣布人类和平的权利，和平的权利同生存的权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战争必然导致大屠杀。因此，我要借此机会要求对军备竞赛负有责任的国家充分地考虑6国集团提出的各项建议。

在拉丁美洲，战争也迫在眉睫。中美洲的危机和冲突日益严重。和平解决中美洲问题不仅是其他国家人民的人道主义目标，而且也是所有拉丁美洲人所必需的。

基于三年来的谈判经验，我们现在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方法，以便再次带来新的希望。我认为，这种方法不应当强求达成一项正式的条约，因为人们可以理解，在达成和平条约之前，有关各方的和平愿望是必不可少的。

今天，由于孔塔多拉集团做出的巨大努力，我们已经达成了一项特别的条约，如《中美洲和平与合作法》。这份明确和复杂的文件是我们必须采取步骤的一个切实重要的依据。但是，为了这份文件有朝一日能够得到实现，签署文件的有关各方首先必须就如何解决冲突达成协议。

毫无疑意，应当实现的目标是明确的。孔塔多拉集团及其支持集团今年2月在委内瑞拉卡拉瓦列达发表的声明中表明了下列目标：充分行使自决，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各国领土完整；建立充分的多元化民主国家的力量；消除危及该区域和平的军备和军事基地；该地区有利益关系的各国应当不得采取任何意味的侵略或构成对和平威胁的军事行动；撤走外国军队或军事顾问；不得在政治方面、后勤方面或军事方面支持那些使用武力或任何恐怖主义行径企图破坏拉丁美洲国家宪章秩序的集团；尊重人权以便毫无限制地充分发展公民、政治和宗教自由，并且严格地按照拉丁美洲自己的选择来实现和平。

这些目标中还没有哪一个在该区域得到完全的实现，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其中某些目标已经不断地遭到违背。这10条应当是希望的十诫，但是反过来却成为我们担心的根源。

尽管这些目标是明确的，同时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赞成，但是在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问题上，各种看法似乎变得日益混乱。

我们认为需要做出对等的承诺。一方面，拉丁美洲人应当做出承诺，把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看作是我们这些国家的义务，致力于这种和解与和平的努力；另一方面，中美洲人应当就民主以及消除对大国的任何政治、军事或经济依赖的问题达成一项协议。

如果我们要和平，中美洲各国就必须对自己的内外自由，也就是自己的民主与独立作出巨大的努力，如果我们希望中美洲国家能够做出这种努力，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就必须保证给予帮助，为中美洲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实现必要的物质和政治条件。

如果拉丁美洲要逃避冲突，冲突会把拉丁美洲卷入的。如果中美洲不能根除冲突的根源，冲突就会摧毁中美洲。

除非有第三者的保证，否则这种相互的努力可能是徒劳的：在该地区有联系和利益的国家应当保证不得进行任何干预，因为在很大的程度上今后发生的事情将取决于这些国家，同时也因为这些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取决于中美洲的冲突能否得到充分的解决。

我国愿意履行自己的保证，我们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那些已经为和平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再次采取主动行动，进一步做出努力。

寻求具体的方法来消除有可能造成新的紧张地区的不公正的现象，这也将有助于拉丁美洲的和平与发展。

在这一方面，我们支持兄弟国家玻利维亚共和国提出的重建一条直接通向太平洋的有用的主权通道的公正与合理的主张。这代表一项公正的历史赔偿，这样就可以消除这个国家被陆地封锁的弱点，促进这个国家的发展。

同样，我要重申，我国支持巴拿马进行一切努力，以确保充分遵守有关运河的条约，使所有国家都赞同有关该海洋间水陆永远中立和运行的条约议定书。

我国支持巴西联邦共和国提出的倡议，将南大西洋定为南非和非洲人民的合作与和平区，我们的支持同样出自于阿根廷人民和政府对于和平的忠心。南大西洋的非军事化和避免军备竞赛将大大有助于减轻国际紧张局势。

我国政府仅重申，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群岛和南桑德维奇的主权争端是对阿根廷共和国具有永久利益的问题，是导致其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产生分歧的中心问题。

我们决心通过真诚和严肃的谈判，和平、永久地解决这一争端。如果取得了这样的解决，那么两国间的关系就会建筑在坚固和永久的基础上。然而，联合王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多次呼吁，仍然拒绝接受全面谈判。

国际社会充分理解了阿根廷共和国和联合王国恢复谈判的必要性，并于去年由大会绝大多数赞成票通过了第40/21号决议，表示支持这一愿望。

然而，国际社会再次看到了英国政府的顽固立场，它坚持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吁，拒绝将谈判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恰当和合理的方式。

这一种态度只会延长目前具有破坏性后果、不能接受的局势。首先，南大西洋的过分军事存在对阿根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影响了整个地区。

第二，在群岛上建立的战略机场以及海军部队得到不同寻常的加强危及了拉丁美洲无核区一部分地区的稳定。这样，马尔维纳斯群岛被变成了一个战略利益区，招致全球的东—西的冲突。

第三，联合王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周围单方面的非法和武断的“专属区”使得阿根廷无法自己管辖的水域和空中进行合法与和平的活动。此外，这种做法已经导致了该地区渔业资源遭到无限制的耗用。

阿根廷政府重申愿意发起谈判，以寻求富有创造性的解决，以通过特殊的立法保障，同样充分考虑到马尔维纳斯群岛上目前殖民的利益。

英国政府和阿根廷共和国必须和国际社会一起为最后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采取下一步的步骤。它们等待着一个具体的反应，就象联合王国的某些政治领域以及该国其他公众舆论方面已经提到的那样。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为促进有效的谈判所提供的协助和进行的不懈努力。阿根廷政府请求他继续努力，并重申予以最广泛和充分的合作。

在谈论其它需要我们予以特别注意的重要问题之前，我想谈谈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由于其疯狂的性质，引起我们的关注。这就是南非政府的不可取的政策，这一政策所违背的不仅仅是国际法的规则，而且也违背我们每个人的良知都遵守的基本规则。

阿根廷政府已经多次拒绝了种族隔离政策及其带来的残酷的后果：即南部非洲各共和国遭受的困扰。

南非政府制度化的种族歧视的另一方面就是侵略，这是当代国际社会所不能接受的。由于南非共和国的一再侵略，我们已经和它断绝了外交关系。

我们再次在此重申，阿根廷人民声援南非被压迫的人民，支持他们为在自己国家内建立一个自由、平等与民主的社会进行正义斗争。

在这一时刻，我认为有必要重申，阿根廷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所代表的纳米比亚人民，他们的领土仍然处于南非的非法占领之下。

正如我在发给最近结束的大会纳米比亚特别会议的电报中所声明的那样，这一局势是不能接受。这一局势之所以会继续存在，只是由于是有关的各种势力的力量悬殊，以及有些方面为了自己的利益寻求延长这一局势。

有些国家虽然不属于该区域，但仍然对它负有巨大责任。这一责任与继续存在的违背人类尊严、侵犯人权、运用暴力和破坏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干涉主义的灾难是不相符的。

南非和纳米比亚没有法治。它建立法治的时间拖的越久，那样暴力和不公正就会越发扩散，和我们共享着大西洋盆地的人民就会越感到不安全。

中东地区仍然存在着冲突、升级和战争的危险，我们不幸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我们阿根廷人民相信，这一痛苦的地区有实现和平的可能与必要，实现建筑在所有人毫无例外地享有真理、公正和自由基础上的和平；实现建筑在谈判所有应有不可剥夺权利的人的合法利益的基础上的和平；实现建筑在相互尊重和宽容基础上的和平。阿根廷在这一范围内重申，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在自己领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以及享有充分的自决，由巴勒斯坦人民自由选择的当局领导的权利。

同样，我们坚持认为，该地区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都有权利在安全和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生存。

处于同样的理由，我们谴责所有危及充分实现人权的措施，例如强行占领领土，夺去人命、破坏家庭和残杀儿童及成人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等。

我要特别谈一谈伊朗和伊拉克自1980年以来进行的冲突。两伊战争必须停止。和平永远不应该遭到破坏，必须再次得到恢复。两国人民多年来深受其害，必须再次兄弟般地共处。阿根廷共和国对双方都持友好态度，今后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进行一切努力，使它们重新能够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不结盟原则充分享有生命与和平的权利。

在我们与其保持着长期和深厚友谊关系的黎巴嫩，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紧张局势。我们只能表示希望，能够再次看到一个繁荣和平的黎巴嫩，充分享有其主权，领土不受任何占领，积极地为该地区的进步与稳定作出贡献。

在国际舞台中占支配地位的这种不合情理的现象在世界经济局势中暴露无遗，日益微弱的边缘越来越远离日益强大的中心。我们还必须说，经济垄断有可能剥夺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权利。不能获得更加先进的技术将加重经济不平等，此外，这将影响落后国家采取政治行动的能力，从而使它们屈从于一种新的殖民主义。

不幸的是，必须承认，自上届大会召开以来的一年中，国际经济关系领域中没有任何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和合理的系统抱有希望的事件。恰恰相反，国际贸易情况恶化了，清楚地表明了目前作为国际贸易基础的双重的不公正原则。一方面散布某种谬论，事实上各国平等。在这个前提下制订了一些准则，这些准则不仅不利于最贫穷国家发展的可能性，而且还使业已存在的不平等现象长期化。对事实上不平等的漠视导致通过一整套准则和原则建立一个实际的事实上的各国不平等，所有国家必须承认只有这些准则和原则才能支配商业交流。

有人告诉我们，较为贫穷的国家，最年轻的国家和前殖民地不应当也不能够超出最富裕国家、大国和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赖以加强其贸易和生产投资的范围来寻求自身发展和进步的道路。

现在谈谈第二个不平等基础。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表明，落后国家办不到的，最富裕的国家办得到。因此，人们得出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论点，即正是那些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要求制订准则的人违反了自己制订的准则。

导致开始新一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谈判的进程表明，歧视的逻辑达到了何种程度：尽管提出要向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但传统原料方面的保护主义和不公平的竞争不断加强。自建立以来，贸易及关税总协定未能处理原料问题。

国际贸易的恶化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的外债问题。在我们地区，生活水平在过去的5年中倒退了10年。此外，过去4年中偿还外债使拉丁美洲国家成了一个新的资本输出者：我们输出了一千多亿美元。

拉丁美洲国家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便调整经济，改进效率和增加出口，然而，这一努力遭到国际市场上原料价格下跌的破坏。不合情理的逻辑使我们陷入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困境：我们履行债务的努力却遭到债权国家的歧视和日益抬头的保护主义的打击。

国际经济制度中的消极因素迫使拉丁美洲国家作出更大的努力，以便将区域性合作变为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我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签订了一项雄心勃勃的一体化协定，该协定的最终目标是在两国之间建立一个共同市场系统。正如我敬爱的巴西同事说的，我们共同有着“一起增长”的兄弟般的愿望。我们还希望，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将象乌拉圭共和国一样加入这一行动。这样，拉丁美洲将把言论变为行动，使一体化成为现实。

作为解决债务问题的工具仍然极其有效的卡塔赫纳协商一致意见，以及拉丁美洲实现民主以后产生的其他一些联合努力为可能建立一个新的区域性结构铺平了道路，这一新结构为我们的人民和全人类服务，它与其他区域性结构不是相互矛盾，而是相互补充，这已经成为当今时代越来越明显的特点。

大会主要议程项目之一是关于联合国内部的危机。为了加强联合国组织，我们只能根据提交我们审议的专家报告使其工作合理化。然而，除了显然需要重新调整工作程序和进行行政和财政改革之外，人们还对联合国的真正宗旨和可能性极为关注。

我们必须坦率直言。在过去的40年中，联合国帮助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并帮助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获得独立。然而，为了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联合国仍然必须执行十分重要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我们所有国家必须作出贡献，无论这是否符合我们局部的、或一时的利益。

这就是我们对待世界和其冲突的态度。我们不希望出现奇迹，但是，我们不当心灰心丧气。我们相信，人类能够理解现实，并运用其意志改变它。但是，要改变目前现状，就必须恰当地理解形成这一状态的基本事实，除非我们对文明的理想有明确的认识，否则我们将不能建设未来。

本世纪剩下的时间对我们的智力、意志特别是人与人和国与国之间关系中的道德观是一个挑战。

我们的发言主要是政治性的，我们相信和平是共存的真正准则，我们相信平等是采取行动实现共同繁荣的先决条件，我们相信发展是发挥男人和妇女的能力以建立一个新社会的条件。

除了头脑以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武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放弃这一不合情理的逻辑，以便恢复常理。我们再说一遍，必须恢复理智，这样具有不同民主特征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制度才能保持下去。这是联合国4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的主要目标。

我们认为，世界不能通过赞成眼下利益自行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因为这些眼下利益产生于战略和军事概念，或产生于霸权大国集团之间必须对抗的基础，这些集团对那些不属于任何强权集团的国家使用强权政治。我们希望建立这样一个世界：人民能够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奴役或压迫下和平和自由地共存。正如阿伯特·卡穆斯曾经说过的那样：

“右派或左派的极端主义者谋求极权，这就是说，消除差异，而不是取得团结，即协调冲突”。

下午7点10分散会。